

春秋公羊傳注疏

冊一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公羊注疏

四猪齋要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阮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

注曰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

顏師古注曰名高

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

見徐彥疏所引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

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

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

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

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

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

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

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案鄒爲邾婁披爲勃鞞木爲彌

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譌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

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郊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荅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道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道之說定爲唐人焉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紺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旣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蘇軾集卷之五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陸氏音義疏也漢司空掾解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

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嬰冬

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

自立爲西楚霸王分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

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

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三

公官名也掾者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三

任城者郡名樊者縣名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

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

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敘也

舒展己意以次敘經傳之義述己作注之意故謂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鄭注云孔子有云檀弓上篇云予疇昔夜夢注云昔者明王

則若對後言之卽言前若對今言之卽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吾志在至孝

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檀弓上篇云予疇昔夜夢注云昔者明王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有云檀弓上篇云予疇昔夜夢注云昔者明王

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言志在春秋言志在春秋言志在春秋言志在春秋

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春秋言志在春秋言志在春秋言志在春秋

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愛親勸此二學者聖人

之極致疏言此二至極致此二經之時盡己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治

世之要務也○治直疏或治世至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

公羊注疏序

中華書局聚

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或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其勢至不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言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徒以說雖復致問不得不廣疏其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徒以說雖復致問不得不廣疏望成其說意故曰不得不是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雖復致問不得不廣疏使倍經任說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疏問遂恐己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形勢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疏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

疏公是以至不解也言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

是致地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時加釀嘲辭疏由莊顏之徒解義不

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猶有不解矣雖時加釀嘲辭疏由莊顏之徒解義不

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援引至

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之類是也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援引至

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疏無以

爲有○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甚可閔笑者疏甚可閔

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甚可閔笑者疏甚可閔

公羊注疏序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

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

即鄭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

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至使賈逵緣隙奮筆

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

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疏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

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

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

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識合

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之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條奏

御干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為真也賜布及衣將終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

存立但帝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

創疏恨之先至二創以義解此先師戴宏宏等也凡論義之去先觀前人之理聽其

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

者與公羊為一事故又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

疑論多隨此二事故又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

不著反與公羊為一事故又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

疏此世之餘事○解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此公羊必存故曰

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

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

過哉疏左氏豈至過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

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反為所窮己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

以喻 余竊悲之久矣 **疏** 余竊悲之久矣 公羊先師失据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

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往者略依胡毋生條

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己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例** 音無多得其正 **疏** 往者至其正 **例** 解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

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己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

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育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

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疏** 隱括古 **疏** 焉故遂至墨

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疏** 隱括古 **疏** 焉故遂至墨

則何氏最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審檢括云善射者隱括令審

受繩墨其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春秋公羊傳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中書門下牒

此本及闕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勅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闕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

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勅字始頂格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闕監本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闕監本

署漢何休學口口口口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勅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唐石經同釋文祖作春秋并傳皆低一字何校本闕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并傳皆低一字何校本闕

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掾字從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闕監毛本改從木旁非疏中同

巴漢之間地名也

補刊本地字誤作也原刻及闕本監本毛本不誤此類皆不具著有當著者始出之

二年八月

諸本同誤也二當作三

子嬰降○年春正月

補毛本○作其

六年正月乃稱皇帝

漢書高皇紀五年十二月斬羽二月即皇帝位此六年正月當本作其年十二月淺人未考秦以十月爲歲

首故蒙上五年十二月之文改此爲六年正月也據上文云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知疏文於此亦本作其年

名休字邵公

閩監毛本同補刊本邵作邵○按此字當作邵从卩高也表德之字無取於地名

述己作注之意

閩本同監毛本注作註非下並同

予疇昔夜夢

補刊本予誤子閩監毛本承之

案孝經鉤命決云

閩監毛本決改決是也

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

下當脫者字

治世之要務也

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凡諸經藝

閩本同監本毛本藝改義非

謂三王以來也

何校本同閩監毛本脫也

正以孔子脩春秋

毛本脩改修下並同

俗誤已行

何校本同此本行字模餹閩監毛本遂脫

口授子夏

閩本同監本夏誤貢

治公羊者胡毋生

閩本同監毛本毋誤母

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漢書儒林傳云安業授淮陽潁豐次君淄川任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六藝論之陰豐疑即

漢書冷豐之誤六藝論言劉向王彥漢書但言任公蓋鄭君所聞不必與班氏合也

得瑞門之命閩監毛本作端是也此誤

僖□言實與齊桓專封是也補僖下空闕一字

邾婁叔術妻嬖閩監毛本嬖作嫂嬖者南朝俗字

非倍半之倍也舊鈔本同閩監毛本半改畔非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之說也故下云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

致地問難鈔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地作他爲是

時加釀嘲辭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譏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

甚可閔笑者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笑改笑非

笑其謬通也何校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謬妄

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浦鏜云矣爲者之誤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唐石經閩本隙作隙